昌黎文鈔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昌黎文鈔
卷四

► 卷五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四・書

答陳生書

愈白陳生足下：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，在上位幾人。足下求速化之術，不於其人，乃以訪愈，是所謂借聽於聾，求道於盲，雖其請之勤勤，教之云云，未有見其得者也。愈之志在古道，又甚好其言辭，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，亦云有志於是矣，而其所問則名，所慕則科，故愈疑於其對焉。雖然，厚意不可虛辱，聊為足下誦其所聞。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，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。所謂病乎在己者，仁義存乎內，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，而我蠢焉為眾人。所謂順乎在天者，貴賤窮通之來，平吾心而隨順之，不以累於其初。所謂待己以信者，己果能之，人曰不能，勿信也；己果不能，人曰能之，勿信也，孰信哉？信乎己而已矣。所謂事親以誠者，盡其心，不誇於外，先乎其質，後乎其文者也。盡其心不誇於外者，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，名與位之謂也。先乎其質者，行也；後乎其文者，飲食甘旨，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。誠者，不欺之名也。待於外而後為養，薄於質而厚於文，斯其不類於欺與？果若是，子之汲汲於科名，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，惑也。速化之術，如是而已。古之學者惟義之問，誠將學於太學，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。愈白。

與孟東野書

與足下別久矣，以吾心之思足下，知足下懸懸於吾也。各以事牽，不可合並，其於人人，非足下之為見，而日與之處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。吾言之而聽者誰歟？吾倡之而和者誰歟？言無聽也，倡無和也，獨行而無徒也，是非無所與同也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。足下才高氣清，行古道，處今世，無田而衣食，事親左右無違，足下之用心勤矣，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。混混與世相濁，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，足下之道，其使吾悲也。去年春，脫汴州之亂，幸不死，無所於歸，遂來於此。主人與吾有故，哀其窮，居吾於符離睢上。及秋，將辭去，因被留以職事，默默在此，行一年矣。到今年秋，聊復辭去，江湖餘樂也，與足下終，幸矣！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，期在後月，朝夕當來此。張籍在和州居喪，家甚貧。恐足下不知，故具此白，冀足下一來相視也。自彼至此雖遠，要皆舟行可至，速圖之，吾之望也。春且盡，時氣向熱，惟侍奉吉慶。愈眼疾比劇，甚無聊，不復一一。愈再拜。

與李翺書

使至，辱足下書，歡愧來並，不容於心。嗟乎！子之言意皆是也。僕雖巧說，何能逃其責耶？然皆子之愛我多，重我厚，不酌時人待我之情，而以子之待我之意，使我望於時入也。

僕之家本窮空，重遇攻劫，衣服無所得，養生之具無所有，家累僅三十口，攜此將安所歸托乎？舍之入京，不可也，挈之而行，不可也，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？此一事耳，足下謂我入京城，有所益乎？僕之有子，猶有不知者，時人能知我哉？持僕所守，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，開口論議，其安能有以合乎？僕在京城八九年，無所取資，日求於人以度時月，當時行之不覺也，今而思之，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，不知何能自處也。今年加長矣，復驅之使就其故地，是亦難矣。所貴乎京師者，不以明天子在上，賢公卿在下，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？以僕遑遑於其中，能上聞而下達乎？其知我者固少，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。內無所資，外無所從，終安所爲乎？嗟乎！子之責我誠是也，愛我誠多也，今天下之人，有如子者乎？自堯舜以來，士有不遇者乎？無也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，而處其所可樂哉？非不願爲子之所雲者，力不足，勢不便故也。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？累累隨行，役役逐隊，饑而食，飽而嬉者也。其所以止而不去者，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。然所愛於我者少，不知我者猶多，吾豈樂於此乎哉？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。

嗟乎！子誠愛我矣，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，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，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。及之而後知，履之而後難耳。孔子稱顏回：「一簞食、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彼人者，有聖者爲之依歸，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，其不憂而樂也，豈不易哉！若僕無所依歸，無簞食，無瓢飲，無所取資，則餓而死，其不亦難乎？子之聞我言亦悲矣。嗟乎，子亦慎其所之哉！離違久，乍還侍左右，當日歡喜，故專使馳此，候足下意，並以自解。愈再拜。

與崔群書

自足下離東都，凡兩度枉問，尋承已達宣州，主人仁賢，同列皆君子，雖抱羈旅之念，亦且可以度日，無入而不自得。樂天知命者，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。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，豈以出處近遠，累其靈臺耶？宣州雖稱清涼高爽，然皆大江之南，風土不並以北，將息之道，當先理其心，心間無事，然後外患不入，風氣所宜，可以審備，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。足下之賢，雖在窮約，猶能不改其樂，況地至近，官榮祿厚，親愛盡在左右者耶！所以如此云云者，以為足下賢者，宜在上位，托於幕府，則不為得其所，是以及之，乃相親重之道耳，非所以待足下者也。

僕自少至今，從事於往還朋友間，一十七年矣，日月不為不久。所與交往相識者，千百人非不多；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，亦且不少。或以事同，或以藝取，或慕其一善，或以其久故，或初不甚知，而與之已密，其後無大惡，因不復決舍，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，而於己已厚，雖欲悔之不可。凡諸淺者，固不足道，深者止如此。至於心所仰服，考之言行，而無瑕尤，窺之閫奧，而不見畛域，明白淳粹，輝光日新者，惟吾崔君一人。僕愚陋無所知曉，然聖人之書，無所不讀，其精粗巨細，出入明晦，雖不盡識，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。以此而推之，以此而度之，誠知足下出群拔萃，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。與足下情義，寧須言而後自明耶！所以言者，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，不置白黑於胸中耳。既謂能粗知足下，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，亦過也。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，抑猶有可疑者。僕謂之曰：「何疑？」疑者曰：「君子當有所好惡，好惡不可不明。如清河者，人無賢愚，無不說其善，服其為人，以是而疑之耳。」僕應之曰：「鳳凰芝草，賢愚皆以為美瑞；青天白日，奴隸亦知其清明。譬之食物，至於遐方異味，則有嗜者，有不嗜者。至於稻也，粱也，膾也，炙也，豈聞有不嗜者哉？」疑者乃解。解不解，於吾崔君，無所損益也。

自古賢者少，不肖者多。自省事以來，又見賢者恒不遇，不賢者比肩青紫；賢者恒無以自存，不賢者志滿氣得；賢者雖得卑位，則旋而死，不賢者或至眉壽。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，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？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，任其死生壽夭耶？未可知也。人固有薄卿相之官、千乘之位，而甘陋巷菜羹者。同是人也，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，況天之與人，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。合於天而乖於人，何害？況又時有兼得者耶？崔君崔君，無怠無怠！

僕無以自全活者，從一官於此，轉困窮甚，思自放於伊、潁之上，當亦終得之。近者尤衰憊，左車第二牙，無故搖動脫去；目視昏花，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；兩鬢半白，頭髮五分亦白其一，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。僕家不幸，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，如僕者，又可以圖於久長哉？以此忽忽，思與足下相見，一道其懷。小兒女滿前，能不顧念！足下何由得歸比來？僕不樂江南，官滿便終老嵩下，足下可相就，僕不可去矣。珍重自愛，慎飲食，少思慮，惟此是望。愈再拜。

與衛中行書

大受足下：辱書，為賜甚大，然所稱道過盛，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？不敢當，不敢當！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，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麵者，少似近焉。亦其心之所好耳，行之不倦，則未敢自謂能爾也。不敢當，不敢當！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，皆聖賢之事業，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。如愈者又焉能之？始相識時，方甚貧，衣食於人；其後相見於汴、徐二州，仆皆為之從事，日月有所入，比之前時，豐約百倍，足下視吾飲食衣服，亦有異乎？然則仆之心，或不為此汲汲也，其所不忘於仕進者，亦將小行乎其誌耳。此未易遽言也。凡禍福吉凶之來，似不在我。惟君子得禍為不幸，而小人得禍為恒；君子得福為恒，而小人得福為幸：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。必曰「君子則吉，小人則凶」者，不可也。賢不肖存乎己，貴與賤、禍與福存乎天，名聲之善惡存乎人。存乎己者，吾將勉之；存乎天、存乎人者，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，其所守者，豈不約而易行哉！足下曰：「命之窮通，自我為之」，吾恐未合於道。足下征前世而言之，則知矣；若曰以道德為己任，窮通之來，不接吾心，則可也。窮居荒涼，草樹茂密，出無驢馬，因與人絕，一室之內，有以自娛。足下喜吾復脫禍亂，不當安安而居、遲遲而來也。

與少室李拾遺書

十二月某日，愈頓首：伏承天恩，詔河南敦喻拾遺公，朝廷之士，引頸東望，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，爭先睹之為快。方今天子仁聖，小大之事，皆出宰相，樂善言如，不得聞。自即大位已來，於今四年，凡所施者，無不得宜。勤儉之聲，寬大之政，幽閨婦女、草野小人，飽聞而厭道之。愈不通於古，請問先生，世非太平之運歟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，年穀熟衍，符貺委至；幹紀之奸，不戰而拘累；強梁之凶，銷鑠縮栗，迎風而委伏。其有一事未就正，自視若不成人。四海之所環，無一夫甲而兵者。若此時也，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，斯無時矣。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，足跡接於諸侯之國。今可為之時，自藏深山，牢關而固距，即與仁義者異守矣。想拾遺公冠帶就車，惠然肯來，抒所蓄積，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，利加於時，名垂於將來，踴躍悚企，傾刻以冀。又竊聞朝廷之議，必起拾遺公。使者往，若不許，即河南必繼以行；拾遺征君若不至，必加高秩，如是則辭少就多，傷於廉而害於義，拾遺公必不為也。善人斯進其類，皆有望於拾遺公，拾遺公儻不為起，是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。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，君子不盡得顯位，人庶不盡被惠利，其害不為細。必望審察而遠思之，務使合於孔子之道。幸甚！愈再拜。

與鄂州柳中丞書

淮右殘孽，尚守巢窟，環寇之師，殆且十萬，瞋目語難。自以為武人，不肯循法度，頡頏作氣勢，竊爵位自尊大者，肩相摩，地相屬也。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，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，助寇為聲勢而已。閣下書生也，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是習，仁義是修，法度是束。一旦去文就武，鼓三軍而進之，陳師鞠旅，親與為辛苦，慷慨感激，同食下卒，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，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茲！此由天資忠孝，鬱於中而大作於外，動皆中於機會，以取勝於當世。而為戎臣師，豈常習於威暴之事，而樂其鬥戰之危也哉？愈誠怯弱不適於用，聽於下風，竊自增氣，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，所以羞武夫之顏，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，不在彼而在此也。臨敵重慎，誡輕出入，良用自愛，以副見慕之徒之心，而果為國立大功也。幸甚，幸甚！不宣。愈再拜。

再與鄂州柳中丞書

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。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，蚊蚋蟻蟲之聚，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，提童子之手，坐之堂上，奉以為帥，出死力以抗逆明詔，戰天下之兵。乘機逐利，四出侵暴，屠燒縣邑，賊殺不辜，環其地數千里，莫不被其毒，洛汝襄荊許潁淮江

為之騷然。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，握兵之將，熊羆貙虎之士，畏懦蹙蹜，莫肯杖戈，為士卒前行者。獨閣下奮然率先，揚兵界上，將二州之守，親出入行間，與士卒均辛苦，生其氣勢。見將軍之鋒穎，凜然有向敵之意；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，取先天下，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。愚初聞時，方食，不覺棄匕箸起立。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，與死寇角逐，爭一旦僥幸之利哉？就令如是，亦不足貴；其所以服人心，在行事適機宜，而風采可畏愛故也。是以前狀輒述鄙誠，眷惠手翰還答，益增欣悚。

夫一眾人心力耳目，使所至如時雨，三代用師，不出是道。閣下果能充其言，繼之以無倦，得形便之地，甲兵足用，雖國家故所失地，旬歲可坐而得。況此小寇，安足置齒牙間？勉而卒之，以俟其至，幸甚。

夫遠征軍士，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，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，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，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；急之則怨，緩之則不用命；浮寄孤懸，形勢銷弱，又與賊不相諳委，臨敵恐駭，難以有功。若召募士人，必得豪勇，與賊相熟，知其氣力所極，無望風之驚，愛護鄉里，勇於自戰。徵兵滿萬，不如召募數千。閣下以為何如？倘可上聞行之否？

計已與裴中丞相見，行營事宜，不惜時賜示及。幸甚！不宣。愈再拜。

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

曾子稱「小功不稅」，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，而可乎？鄭元注云：「以情責情。」今之士人，遂引此不追服小功。小功服最多，親則叔父之下殤，與適孫之下殤，與昆弟之下殤；尊則外祖父母；常服則從祖祖父母。禮沿人情，其不可不服也明矣。古之人行役不逾時，各相與處一國，其不追服，雖不可，猶至少；今之人男出仕，女出嫁，或千里之外，家貧訃告不及時，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，而服小功者恒鮮矣。君子之於骨肉，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，豈牽於外哉？聞其死則悲哀，豈有間於新故死哉？今特以訃告不及時，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，其可乎？愈嚮怪此。近出吊人，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，而其服則吉，問之，則云「小功不稅」者也。《禮》文殘缺，師道不傳，不識《禮》之所謂不稅，果不追服乎？無乃別有所指，而傳注者失其宗乎？伏惟兄道德純明，躬行古道，如此之類，必經於心，而有所決定。不惜示及，幸甚幸甚！泥水馬弱不敢出，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，悚息尤深。愈再拜。

與馮宿論文書

辱示《初筮賦》，實有意思。但力為之，古人不難到。但不知直似古人，亦何得於今人也？仆為文久，每自測意中以為好，則人必以為惡矣。小稱意，人亦小怪之；大稱意，即人必大怪之也。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筆令人慚，及示人，則人以為好矣。小慚者，亦蒙謂之小好；大慚者，即必以為大好矣。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，然以俟知者知耳。昔揚子雲著《太玄》，人皆笑之，子雲之言曰：「世不我知，無害也。後世復有揚子雲，必好之矣。」子雲死近千載，竟未有揚子雲，可歎也。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《老子》。老子未足道也，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？此未為知雄者。其弟子侯芭頗知之，以為其師之書勝《周易》，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，不知其人果如何耳。以此而言，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。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質鬼神而不疑耳。足下豈不謂然乎？近李翺從仆學文，頗有所得，然其人家貧多事，未能卒其業。有張籍者，年長於翺，而亦學於仆，其文與翺相上下，一二年業之，庶幾乎至也；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，以之爭名於時也。久不談，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，故復發憤一道。愈再拜。

答劉正夫書

愈白進士劉君足下：辱箋，教以所不及，既荷厚賜，且愧其誠然，幸甚，幸甚！凡舉進士者，於先進之門，何所不往，先進之於後輩，苟見其至，寧可以不答其意耶？來者則接之，舉城士大夫，莫不皆然，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，名之所存，謗之所歸也。

有來問者，不敢不以誠答。或問：「為文宜何師？」必謹對曰：「宜師古聖賢人。」曰：「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，辭皆不同，宜何師？」必謹對曰：「師其意，不師其辭。」又問曰：「文宜易宜難？」必謹對曰：「無難易，惟其是爾。」如是而已。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。

夫百物朝夕所見者，人皆不注視也，及睹其異者，則共觀而言之。夫文豈異於是乎？漢朝人莫不能為文，獨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為之最。然則用功深者，其收名也遠。若皆與世沉浮，不自樹立，雖不為當時所怪，亦必無後世之傳也。足下家中百物，皆賴而用也，然其所珍愛者，必非常物。夫君子之於文，豈異於是乎？今後進之為文，能深探而力取之，以古聖賢人為法者，雖未必皆是，要若有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之徒出，必自於此，不自於循常之徒也。若聖人之道，不用文則已，用則必尚其能者，能者非他，能自樹立，不因循者是也。有文字來，誰不為文？然其存於今者，必其能者也。顧常以此為說耳。愈於足下，忝同道而先進者，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，既辱厚

賜，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。足下以為何如？愈白。

答李翊書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李生足下：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！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？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！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耶？雖然，不可不為生言之。

生所謂立言者是也，生所為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？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；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竢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曄，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，愈之所為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，始者非三代、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，處若忘、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戛戛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正偽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，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汩汩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為喜，譽之則以為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乎《詩》《書》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。

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？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肖於器耶：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，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，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諸文而為後世法。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。有志乎古者希矣，志乎古，必遺乎今，吾誠樂而悲之，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，而貶其可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，不志乎利，聊相為言之。愈白。

答殷侍御書

某月日，愈頓首：辱賜書，周覽累日，竦然增敬，蹙然汗出以慚。愈於進士中，粗為知

讀經書者，一來應舉，事隨日生，雖欲加功，竟無其暇。遊從之類，相熟相同，不教不學，悶然不見已缺，日失月亡，以至於老，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。每逢學士真儒，歎息踧踖，愧生於中，顏變於外，不復自比於人。

前者蒙示新注《公羊春秋》，又聞口授指略，私心喜幸，恨遭逢之晚，願盡傳其學。職事羈纏，未得繼請，怠惰因循，不能自強，此宜在擯而不教者。今反謂少知根本，其辭章近古，可令敘所著書。惠出非望，承命反側，善誘不倦，斯為多方，敢不喻所指？八月益涼，時得休暇，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，務道之傳而賜辱臨，執經座下，獲卒所聞，是為大幸。況近世公羊學幾絕，何氏注外，不見他書。聖經賢傳，屏而不省，要妙之義，無自而尋。非先生好之樂之，味於眾人之所不味，務張而明之，其孰能勤勤綣綣，若此之至？固鄙心之所最急者。如遂蒙開釋，章分句斷，其心曉然，直使序所注，掛名經端，自托不腐，其又奚辭？將惟先生所以命。愈再拜。

答張籍書

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，固有異焉；及聆其音聲，接其辭氣，則有願交之誌。因緣幸會，遂得所圖，豈惟吾子之不遺，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。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，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。今乃大得所圖，脫然若沈屙去體，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。然吾子所論：排釋老不若著書，囂囂多言，徒相為訾。若僕之見，則有異乎此也。夫所謂著書者，義止於辭耳。宣之於口，書之於簡，何擇焉？孟軻之書，非軻自著，軻既歿，其徒萬章、公孫醜相與記軻所言焉耳。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，排前二家有年矣。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，然從而化者亦有矣，聞而疑者又有倍焉。頑然不入者，親以言諭之不入，則其觀吾書也，固將無得矣。為此而止，吾豈有愛於力乎哉？然有一說：化當世莫若口，傳來世莫若書。又懼吾力之未至也。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吾於聖人，既過之猶懼不及，矧今未至，固有所未至耳。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，冀其少過也。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，此吾所以為戲耳，比之酒色，不有間乎？吾子譏之，似同浴而譏裸裎也。若商論不能下氣，或似有之，當更思而悔之耳。博塞之譏，敢不承教！其他俟相見。薄晚須到公府，言不能盡。愈再拜。